

千年古塘醉夏光

王国信

夏风漫过古蓼大地，染绿了岸畔杨柳，揉碎了一塘清光。恰逢晴和之日，漫步霍邱水门塘，赴一场跨越千年的初夏之约。这片承载着两千余载岁月风霜的古塘，历经时光淬炼，依旧碧波澄澈，既是古人馈赠后世的水利瑰宝，也是如今市民消暑纳凉、赏景怡情的绝佳去处。一草一木、一亭一阁，都藏着初夏的灵动与历史的厚重，风吹过，皆是夏的温柔与时光的回响。

水门塘的传奇，始于春秋楚国，是令尹孙叔敖心怀苍生、躬身为民的不朽丰碑。两千多年前，淮泗之地水旱无常，黎民饱受其苦，孙叔敖察民情、顺天时，亲率百姓挖塘蓄水、疏浚沟渠，以过人智谋与万民之力，筑就了这片滋养皖西沃土的生命之湖。千年岁月流转，王朝更迭、世事变迁，这座古塘始终静卧于大地之上，汇四方活水、润万亩良田，庇佑着世代栖息于此的百姓。从古时抵御旱涝、滋养农耕，到如今清景如画、慰藉人心，水门塘早已超越了水利工程的本真，成为镌刻在皖西大地上的民生印记，提醒着后人：唯有心怀百姓、躬身实干，方能让功绩穿越千年、历久弥新。

初夏的水门塘，褪去了暮春的温婉，尽

显葱茏繁茂的生机。素有“皖西千岛湖”之誉的它，以澄澈之姿，铺展着独属于初夏的秀美画卷。偌大的塘面之上，四十六座防浪岛星罗棋布，宛如散落碧波的翡翠，每一座岛屿都独具风韵、自成一景。有的是清幽鸟岛，古木参天、浓荫蔽日，白鹭、灰鹭在此筑巢栖息，时而展翅掠过水面，惊起一圈圈涟漪；时而静立岸畔，低头梳理羽翼，清脆的鸟鸣与潺潺水声交织，勾勒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灵动景致；有的是芳草丛生之岛，菖蒲丛生、芦苇摇曳，细碎的白色、紫色野花点缀其间，风一吹，花叶轻舞，清香四溢，沁人心脾；还有的遍植果树，枝繁叶茂，青涩的果实缀满枝头，藏着盛夏丰收的期许，在夏风里静静生长，孕育着满心欢喜。

岛屿之间，亭台楼阁错落有致，雕梁画栋间藏着古意雅韵，掩映在浓荫绿水之中，为这片碧波增添了几分清幽雅致。漫步其间，曲径通幽、移步换景：抬头是澄澈蓝天，偶有流云轻飘；低头是碧波荡漾，映着岸边绿影；远处岛屿葱茏如黛，近处草木繁盛如茵。耳畔是风拂树叶的沙声、鸟雀的啾鸣声，让人全然忘却尘世的喧嚣与浮躁，只沉醉在这初夏的山水中，身心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舒展与安宁。

环绕水门塘的环湖步道，更是初夏里最动人的休憩之地。步道宽阔平坦、洁净如新，两旁的香樟、杨柳枝繁叶茂，枝叶交错缠绕，织就一条天然的绿色长廊，隔绝了夏日的燥热，送来阵阵清凉。清晨时分，晨雾尚未散尽，薄雾如纱，萦绕在塘面之上，微风裹挟着湖水的清冽与草木的芬芳扑面而来，不少市民早早奔赴这里，晨练健身、散步闲谈，在清新的空气里舒展筋骨，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待到午后，阳光透过枝叶缝隙，洒下细碎的金光，落在步道上、湖面上，波光粼粼、光影斑驳，偶有清风拂过，驱散暑气，让人倍感惬意；夕阳西下时，晚霞染红天际，余晖洒在塘面，将碧波染成一片金红，饭后的人们三两结伴，漫步步道、闲谈家常，看归鸟回巢、听虫鸣阵阵，晚风轻拂，暑气尽消，自在又安然。这条绿荫环绕的步道，藏着初夏最温柔的惬意，是市民亲近自然、享受闲适时光的绝佳之选。

登临塘中业隙阁，便可将水门塘的初夏盛景尽收眼底。拾级而上，立于阁中凭栏远眺，整个湖塘的景致一览无余、历历在目。辽阔的水面碧波万顷，夏风拂过，泛起层层叠叠的涟漪，阳光洒在水面，如碎金跳跃，耀眼夺目。四十六座岛屿错落分布，浓绿的枝叶与澄澈的碧水相互映衬，深浅相依、相映成趣，构成一幅绝美的初夏山水图。抬头望去，白鹭舒展羽翼，在蓝天碧水间自在翱翔；燕子穿梭于枝叶之间，翩跹起舞，灵动的身影为这方天地增添了无限生机。低头俯瞰，湖水清澈见底，鱼儿在水中悠然穿梭、嬉戏游玩，鱼翔浅底的景致清晰可见；偶有蛙鸣清脆，回荡在塘面之上，更添几分初夏的灵动。正所谓“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置身于这里，满眼皆是诗情画意，所有的烦恼与疲惫，都随风消散在这初夏的清风与碧波之中。

站在这千年古塘之畔，望着眼前葱茏繁茂的初夏盛景，心中不由得感慨万千。孙叔敖当年心怀万民、兴修水利，不求功名、不图回报，却因这份利于千秋的善举，被后世永远铭记、流芳千古。水门塘两千余年的流转，便是最好的佐证：但凡心怀苍生、为民造福者，岁月不会遗忘，历史不会埋没，其功绩与品德，终将如这塘中碧水，源远流长、滋养万世。

初夏游水门塘，赏的是葱茏盛景，品的是千年底蕴，悟的是初心使命。这片古老而又鲜活的水域，承载着古人的智慧与仁心，见证着岁月更迭与时代发展，如今依旧以温柔的姿态，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皖西百姓。夏风依旧，碧水长流，水门塘的千年故事还在继续，而那份心怀百姓、造福苍生的精神，也将如这塘中碧波，生生不息、万古流传，在每一个初夏，绽放出别样的光彩。

“孝”与“顺”

陈思炳

我的一位朋友的父亲汪大爷，是个退休教师，虽已八十高龄，仍身体健康，单独居住。同城的儿子叫他和自己一起住，汪大爷不愿意，说：“我能自理，单独住，自由随意。”儿子也常回来看他，来时都不空手，大包小包，水果、补品，邻居们都夸“汪大爷有福气，儿子孝顺”。汪大爷却撇撇嘴说：“什么福气，来了不省心！”唠起原因，原来儿子爱和他抬杠，他讲的话，儿子不爱听，他要做的事，儿子常反对，来了没说上几句就顶嘴，往往不欢而散。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孝顺父母的传统，故此有“陈情乞养、程门立雪、寸草春晖、乌鸦反哺、羔羊跪乳”等成语流传千古。孝顺孝顺，既要孝，又要顺。孝是物质基础，顺是精神层面。孝在衣食住行医，保障父母无忧；顺在让父母顺心随意，精神舒畅。

有一次，孟懿子问孔子，什么叫孝？子曰：无违。把这话通俗化了，即“顺从就是孝”。现实生活中，多数子女对父母一般都能尽孝道，让父母衣食无忧。况且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老人社会保障机制的逐步完善，绝大多数老年人已不愁温饱、生活无虞，而需要的是精神上的慰藉和情感上的愉悦。从《常回家看看》《时间都去哪儿了》到《父子》，央视春晚的亲情歌曲之所以让听众感慨万分，正因为其歌词撩拨了人们情感的心弦。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压力的加大，有些子女在对孝顺父母的问题上，舍得花钱，却舍不得时间；心存爱心，却没有耐心；虽有孝心，却不能让老人顺心。不爱听老人唠叨，不多和老人交流，不愿听老人批评。老人的话稍不随自己的心意，就和老人顶嘴，甚至出言不逊，伤了老人的心。

俗话说：“老小老小，老人如小。”从前有部电视小品，名字叫《爱父如爱子》，是著名演员张凯丽和严顺开演的，就是讲对年老的父母像对待孩子一样，哄着、顺着。顺，就是不顶撞，不忤逆，不较劲。如今的生活好了，不缺吃，不少穿，老人需要的，不就是个心里舒坦么？顺着老人的心意，给老人一个好脸色，给老人一些好语气，让老人感觉气顺，感到幸福。

也许，人在职场，你可能累了，可能倦了，也可能烦了。下班回来，懒得和父母说话，甚至对老人的关心问候也不耐烦了，这个时候，更是子女对父母孝顺的考验，不能把自己在职场的不良情绪发泄给父母，让老人跟着受气。

当然，顺着父母，也不是没有主见，不讲对错。老人的有些话当时听着可能不顺耳，也可能有过激不当之处，但不要急于反驳，且听在耳里，记在心里，在工作生活实践中鉴别，老人的有些蕴含生活哲理的唠叨，也许会使你受益终身呢。

近日，本文开头提到的汪大爷因突发脑溢血去世，我那朋友悲痛欲绝，哽咽道：“最让我痛心的是，前一天我还和爸爸因一件小事顶嘴，让他老人家受气，我真后悔莫及，怎么就不能顺着他呢！”朋友的悔悟应成他人的警示，多点顺从之心，千万不能让老人不开心地离开人世。



我市成立省级诗歌工作委员会

本报讯(时培余)5月16日上午，安徽省当代诗歌研究会第三诗歌工作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六安市裕安区齐云路小学举行，来自合肥、安庆、六安等地四十余名诗人参会。

会上，安徽省当代诗歌研究会相关负责人宣读成立批文，研究会会长吴少东为第三诗工委授牌。省内各兄弟诗团体送上贺词，展现全省诗坛守望共进、联动发展的良好氛围。大会确定，《大别山诗刊》主编碧宇担任第三诗工委主任。与会文艺界专家表示，六安文脉深厚、红色资源丰富，是诗歌创作的沃土。希望新成立的诗工委立足皖西本土特色，深挖皋陶礼制文脉、大别山红色根脉和江淮分水岭地域文化资源，扎根时代生活，潜心打磨原创诗歌精品。

据了解，第三诗工委将团结凝聚全市诗歌创作者，常态化开展采风创作、研学交流、青年人才培养、原创作品推介和公益文艺宣讲等活动。此次诗工委成立，有效整合了皖西诗歌创作力量，搭建起省市诗歌交流平台，标志着我市当代诗歌创作与研究工作在迈入规范化、集群化、长效化发展新阶段，将为繁荣全省当代诗歌事业贡献六安文艺力量。

市作协开展临淮岗采风活动

本报讯(记者 郑策)为纪念毛泽东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伟大号召发出75周年，5月16日，六安市作家协会组织开展“水润淮上·笔绘安澜”大型采风活动，组织全市50余位作家走进霍邱临淮岗，沉浸式探访治淮工程、感悟淮河文化。

本次活动由安徽省临淮岗洪水控制工程管理局邀请举办，是市作协去年底换届以来，首次开展的全市性作家大型集体采风活动。活动当天上午，采风团与省临淮岗洪水控制工程管理局开展座谈交流，与会人员集中观看临淮岗工程专题宣传片，并听取了有关临淮岗洪水控制工程的历史沿革、建设历程、综合效益及未来发展规划详细介绍。参会作家围绕水利工程管护、治淮精神弘扬、水生态环境保护、淮河文化挖掘与文学创作等内容互动交流、踊跃提问，现场氛围热烈。

座谈结束后，采风团实地走访参观临淮岗洪水控制工程核心设施，先后参观深孔闸、浅孔闸、姜唐湖进洪闸等重点工程。大家认真听取现场讲解，详细了解工程整体布局、运行原理及防洪减灾成效，现场记录采风素材。随后，采风团走进淮河文化馆，依次参观农耕民俗馆、雕塑艺术馆、柳编文化馆，近距离了解淮河流域农耕文明与民俗文化特色。

此次采风活动，让广大作家近距离感受临淮岗治淮工程建设成就，深刻感悟淮河儿女兴水安澜、艰苦奋斗的精神风貌。大家纷纷表示，将结合本次采风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深耕淮河题材文学创作，用心用情书写新时代治淮故事，六安淮河发展故事，以文学力量传播淮河文化、展现皖西发展新貌。

不曾消逝的郎鼓声

汪建国

坐在阳台上，沐浴在春光里，吮吸着缕缕花香，置身于声色各异的鸟语中，品着家乡的“小花”，好不惬意！“咚咚——咚咚咚咚。”园区楼下突然传来久违的零货郎的郎鼓声。

少小时，村中隔三差五总会被这种有节奏的郎鼓声，伴随着一声声韵味悠长的吆喝，打破宁静：首先是村落中的孩童拉着正忙于活计的大人，接着大姑娘小媳妇们也停下手头的事前去赶场，怀揣着不同的目标；孩童追逐着色彩纷呈的豌豆糖和口哨，若能缠闹着要到一板红纸火药粒，便更加满足；大姑娘小媳妇冲着红绿相间的各式发夹、飘香诱人的雪花膏，还有那贴着彩色金边的小圆镜、小木梳而去；大娘小婶则是奔着针头线脑、洋红绿绿的布料、顶针、松紧带和纽扣去的。郎鼓一响，村庄里涌动的人流，犹如向平静水面上扔下一块石子，激起层层涟漪。零货郎大多是中年男性，热天会选择村头风口的大树下，其余季节则选村中空旷地段草垫，佩戴的帽子随季节而变：毡子礼帽、草帽、四块瓦毛帽，热天时，礼帽、草帽还可当扇子使用。零担一端的矮实圆竹篓上架着一只四方方、并不太深的玻璃柜，上面安着可开启的铰链，一尘不染的玻璃柜中几十格整齐方格的日用品一览无余；担子另一端则用来放置交换来的物品和零货郎可折叠的帆布小马扎。这个行当做的多是几分钱到几毛钱的小生意，虽属名副其实的蝇头小利，却也免不了讨价还价，但零货郎脸上始终挂着抹不去的微笑。

饥馑岁月里，村中百姓的日子大都过得清淡寡味，大娘小婶们多是留下杀家禽时晒干的毛绒脆皮、挤净了的牙膏皮拿来交换；若能拿上一两个鸡蛋，便可称得上是一笔不小的买卖了。大姑娘小媳妇们从裹了一层又一层的手帕里，谨慎地掏出零钞；闹得最凶的顽童，定然是一分硬币也没有，除了把家中角角落落翻遍，找点分用的塑料鞋和少许废铜烂铁，便只能死缠烂打地缠着大人。坐在小马扎上的零货郎身边总是人气满满，偶有刁钻的大娘嚷嚷：“卖零货的，怎么刚买的针没有针鼻呢？”瞬间引来一片哄笑。小媳妇把刚到手的笑发戴在头上，侧着身子照了又照，脸上的笑意都要溢出来了。顽童把串着红线的口哨挂在胸前，昂着头神气地喊着“一二一”，其实吹得根本不着调。人群中有人什么都没买，却也得一饱眼福，获得了不花钱便能乐在其中的精神慰藉。零货郎隔三差五的短暂停留，十分便捷地解决了村民必需的生活用品需求，也丰富了那个年代村庄的生活。当零货郎起身收起马扎，郎鼓声渐渐远去，村落也慢慢恢复了平静。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市场经济快速繁荣且日益多元，乡村商品种类也日渐丰富充足，老家的小村落竟开了三家小卖部，零货行当在乡村悄然谢幕。

当满眼葱绿、花香四溢的小区里再次传来“收纸盒、长头发、长辫子，收旧手机、电脑、旧电器”的吆喝声和那久违的郎鼓声，我才悟出：原来郎鼓声从未停歇，它已从乡村悄然融入城市，正与时俱进地延续着。

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家乡是没有春天的。六安春天，脾气像个孩童，谁也摸不准它的小情绪。这一周气温升到二三十摄氏度的厚皮，下一周忽又凉下来，只得把刚收好的厚衣服再翻出来。忽冷忽热间，春天便显得格外短，短得让人常常忽略了它的存在。

年岁渐长，才慢慢发觉，家乡的春天原是内敛的。山里的映山红开得泼泼洒洒，悄悄诉说着春天的到来。于是，春便拉开了序幕：绿化带里的植物，不知不觉间已满是嫩绿的新叶；路边和公园里的各色鲜花，也热闹闹地绽放着。孩子上了学，老师常会布置一道作业：去找春天。

孩子们的眼睛总是格外漂亮，跟着他们的目光望过去，春天忽然就有了模样。春天来临时，泥土一点一点松软起来，踩上去软软的；河水渐渐鲜活，有了灵动的声气。街旁的柳枝，不知何时就冒出了星星点点的绿意。风一吹，人间草木便都探出了脑袋。纵然还有几分春寒料峭、乍暖还寒，那风却已变得柔和，吹面不寒。它就那样不厌其烦地吹拂着，像有什么要紧的话语，在大地上一遍又一遍地唤醒万物，也催着人往春光深处走去。

在这一年里最美好的时节，我总爱在六安城里随意漫步。在淠河岸边，或是某条巷口，常会意外撞见一树石楠、一丛迎春、几株海棠。花开得正盛时，最是动人，哪怕无心揣摩脚步，也不由得放慢、停下。我不算爱花的人，可撞见那满树繁花，心底还是会生出些许温存，满是欢喜。便想在花树下靠一靠，在河畔的石凳上坐一坐，一个人，慢悠悠地，独享六安春日里这点小小的美好。



紫藤花盛开入画来 张永生 摄

拾荒岁月里的兄弟情

王玉珏

“玉珏，玉珏，起床了。”天还没亮透，大概六点钟，妈妈就把我叫醒了。我懒洋洋地抬起身子，趴在窗棂上朝东望去，晨曦初露，天际刚刚染上温柔的橘红色。

这是半个世纪前，一九七二年十月的一天清晨。

“叫我起这么早，干嘛呀？”我眯着眼嘟囔了一句。妈妈接着又问：“今天是星期日，你打算干什么呀？”

“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今天我我要完成。”我眼瞅中还裹着蒙蒙的睡意，眼皮微微抬起，伸了个懒腰，很不情愿地起了床。

“给你一毛六分钱、六两粮票，带你大弟去买五香馒头。”妈妈猫着腰，声音压得很低，摆摆手对我说。我知道，妈妈是怕小弟和小妹听到。我一骨碌爬起来，连蹦带跳地跑到妈妈跟前，高高兴兴地接过钱和粮票。

当我把钱和粮票紧紧攥在手心里时，心里满是疑惑：妈妈今天为什么如此“大方”？在那个年代，尤其在咱们家，吃五香馒头算是早餐里的“天花板”，平时根本享受不到。

“你俩的作业可以下午和晚上写，上午，你带弟弟出去捡废品吧。”妈妈的语气听着像商量，实则带着不容拒绝的意味。

我和弟弟多年来挤睡在一张床上，其实前一天晚上，我们就商量好了，准备今天出门捡废品。

说起捡废品，还有一段前因后果的由来。

那是前一年寒冬末初春，我和弟弟放

学刚到家，都口渴了要喝水。桌子上有一杯水，兄弟俩急着抢着喝，争执间没注意，把放在墙角的竹壳暖水瓶碰摔碎了。我和弟弟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彻底傻眼了——这可是家里唯一的暖水瓶，爸爸妈妈知道了，轻则训斥，重则还要花钱重新买。

“摔碎了就摔碎了，你俩快去学习吧，饭马上就做好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妈妈已站在我们身后。她不仅没训斥我们，语气甚至没有丝毫提高，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

当天晚上睡觉时，弟弟又提起了白天碰碎暖水瓶的事，我顺口说：“明天我们想办法买一个。”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们哪有钱啊？兄弟俩抓耳挠腮半天，做出了人生中第一个“决定”——捡废品。正好第二天是星期日，我们兄弟俩破天荒地第一次背起竹筐出了门……

我属鸡，弟弟属虎，我比他大五岁。那年，我上初二，弟弟上三年级。

每次出门捡废品，在城区，我总让弟弟背着竹筐，自己甚至故意离他远一点。我害羞，觉得捡废品丢人，怕遇见同学、碰到熟人时的尴尬。弟弟刚十岁，却非常听话，我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只有到了人少的巷道、离家远的地方，我才把竹筐接过来背在身上……

今天，我和弟弟走的还是老熟路：从家对面的曲福巷子下去朝西，沿着清真寺、煤建公司、西门口朝北，再顺着护城河西坡爬岭沟老城墙一直向北，到工农兵大桥，再走到反修桥部队附近……

一般情况下，我们兄弟俩都是按原

忽然读懂了春天

张萌轩

正出神时，瞥见一只小虫子四仰八叉地躺着晒太阳，惬意极了。我忽然想，就这么和它并排躺着多好，任东风从身上轻轻拂过。又不由得想，这风里到底藏了什么，竟能让一冬沉睡的虫子，也伸着懒腰、爬出洞穴，去感受这人世间四月的暖意。

再往前百余米，便遇见一个花市。那里的春天，被装进了花盆，扎成了花束，人们买回去，仿佛就能把那小小的春色移进家来，仿佛这样便能留住易逝的时光，让春天一直守在自己身边。

可真捧起一盆开得正好的小花，心底却迟疑起来。离开了花市的暖棚，养在自家阳台上，就能留住春天吗？往年也买过这样的盆栽，刚到家时繁花满枝，不过几天，花朵便一朵一朵凋谢，叶子也跟着发黄，最后只剩下一只空盆，如今还静静地搁在角落。春



副刊 邮箱: 48221941@qq.com